林居漫錄

林居漫録卷之三　前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癸巳歲太倉公應召入京初至予語之云老先生入朝當以力請面君爲第一義召見當以力請建儲爲第一義及奉三王並封之旨而人言紛起公乃以倉卒錯誤自解且求去予貽書云安社稷于俄頃定變故于須臾古人大手段多自倉卒中見之而閣下獨不爾耶且已誤之已能挽之然後可以有辭于天

下乘何以一去塞責公復書云來諭謂古人
大手段多自倉卒中見之以此爲罪夫復何
辭自今當步步努力不敢言去矣公服義如
此後日召見果以建儲泣請而豫教之
命始下主器安而前星耀公亦有功云
予自通籍至今三十年間宦途凡最可恨者
無如辛巳最可嘔者無如丁亥最可快者無
如癸巳而乙巳近之巳亥無所短長若留鉉
巳亥之黜鄭材乙巳之黜祝世祿亦快人意

云在巳太宰王蛛菴考功孫惟清丁亥太宰陽二山考功徐一價癸巳太宰孫立峯考功趙南星巳亥太宰李對泉考功○○乙巳少宰楊丘菴考功劉一焜亦巳亥太宰○○○考功恭呆亦乙巳太宰曾見臺考功徐必達

王相國性褊少容然其爲首揆也予兩貽書諷之如云大臣處人主骨肉之間危疑之際讜論師石大夫而少有迎合則中立貽譏婉詞法李鄴侯而稍有遷就則獻諛蒙誚又云勿庇狐鼠而逐朝陽之鳴鳳勿培荊棘而剪幽谷之芝蘭語殊過直又嘗上疏以天變不足

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事論之激切更甚人謂且得罪而公竟置不校相度亦自不可及云

分宜當國附離之者極意卑諂呼分宜爲父名曰乾子如趙文華鄢懋卿胡宗憲徐履祥輩十餘人皆驟得美官廉耻掃地矣華亭餘姚伴食中書曲盡側媚之態當時以嚴氏二妾目之亦稱情云

書生止术酋北遁曰權臣在内大將安能立功

于外岳少保且不免其識高矣何忠武反不及此曰諸葛武侯有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忠武之心亦若是而已矣忠臣報國千載同然彼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智則智矣忠于何有

丘南鎮名岳由亞卿左遷藩參數厚遺江陵嘗以黃金製對聯饋之云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爲岳四方頌太岳相公是亦大諫之名欲相公時蒙記憶之意也江陵喜懸

之坐右將還其故物會病卒不果而丘竟以方伯罷歸功名有數趨媚何益可爲不知命者之戒也

近來士風惡薄吳中尤甚稍不得志于有司及鄉衣輒群聚而傷辱之或造爲歌謡或編爲傳奇或摘四書語爲時義以恣其中傷之術而臺省撫按且採其語以入彈章何恠乎惡薄之風日長月炎而不可止也更有卑汚甚者日伺郡縣之前以待人有事者而爲之干

謂也其富家豪俗嘗豢養數人而呼嗾奔走之市井閭閻相爭動云我雇秀才打汝噫秀才而曰雇士風至此不大可哀憐也哉

予少無他嗜惟喜讀書五經傳註皆口誦而心維之或笑以爲迂而無用予曰古聖格言大訓秦火之餘其存幾何尚可高閣束之邪及

登第浮沉二十年忽奉督學兩浙之

命時鄉試期迫予方治兵武林即出巡考校同寅咸謂當豫索客經題旨予曰某少時已索

之矣因思昔之所謂無用者乃今之所謂有用也然猶其小者也王文公以經世大業歸之經術良有以哉

蠻夷猾夏自古有之未聞亂華也亂華自佛法之入始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爲戎乎其禮先亡矣蓋自佛法入中國而上而王公大人下而閭閻士女無不北面胡鬼而明神奉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羌戎雜處東京決出入之防劉石

迭興西晉釀陸沉之釁安史僭號于關中耶律稱雄于薊北馴至趙宋而完顏窃其半蒙古據其全天翻地覆之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識微君子已卜其兆于遣使天竺之日矣王天下者而欲釐彝倫攸叙皇風大同非盡掃釋迦之法何可幾也

江陵丁外艱諷給事陳三謨御史曾士楚留已于是翰林趙定宇吳復菴部郎沈繼山艾熙亭進士鄒南皋各抗疏論奪情之謬江陵怒

廷杖黜謫各有差嗟乎微五君子舉朝皆無
父之人矣而南皐往視四公杖畢乃出袖中
疏上之慷慨赴義尤不可及云

粵海北境內合浦之珠雷陽之葛皆名品也凡
官茲土者公取竊取爭貢力焉憶昔包孝肅
守端任蒲不持一硯歸此先正之貞標後學
之法程也若載珠葛而過端州將無愧于吾
心乎（宋之端州今之肇慶也乃海北必由之道）

予再挂冠歸一友問曰世間功名富貴造化人

力寔兼制之今子等功名于土苴視富貴如敝屣將是兩者皆無權耶予曰夫物莫神于龍然終不離于物也故可得而豢之亦可得而醢之吾物也乎哉仕吾仕也止吾止也造化人力之權吾且操之矣且古之君子仕止由巳今之君子仕止由人予也固不敢上擬于古亦不能下同于今

古稱中興今上當殲亡之後而再造洪業則有若夏少康漢光武當式微之際而克振先緒

則有若殷高宗周宣王漢文帝漢宣帝乃若
唐玄宗末路傾覆唐肅宗若德昏逾皆無足
稱焉而况周平王漢昭烈晉元帝宋高宗震
蕩播越偏安一隅又何足道哉此皆有天下
者也至于諸侯如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亦
以滅亡與齊桓公晉文公曾僖公晉悼公亦
以式微與附中與令上之末可矣
陽焦山既爲分宜所殺妻李願沛王公繼聿
以女妻其子曲諭高之公方年尚直位本兵

謝絕請託債帥之弊頻請會

上有山陵之行小內豎稱　旨索馬公姚奏

上切責之而傳侍御光宅望風劾公公求去以

張公嵎崍代之公多才畧而乏操節錦衣指

揮羅綉故太監滕祥家樂工也公狥私囑題

管衛事張給舍元充劾之公曰捨制我者而

偏責我可恥遂罷歸會推代者弗用　命起

嚴公寅所埜　特簡也梅給舍鵾祚疏云以

嚴清之持正知必不爲張佳胤之通然持正

而勢不行恐又爲王遜之續乞戒諭權貴毋
務請託致本兵數易當事者恨之奪俸

予爲貴溪見分守崑石孫公揭一聯于會館云
敢曰今人行古道祇憐弊政作成規正契予
衷予叨內外七八任頗勵操修凡相沿舊規
常例一切禁革雖本心固然而斯言亦有助
云

東漢之季孟公嘗守合浦去珠復還其事甚異
豈非貞標介節可通神明邪于督學浙中嘗

録其裔孫以風有位矣及觀察海北則公祠在焉操文以祭之有珠一物類之微耳謂其無知邪何昔也不取而後還謂其有知邪何今也竭取而猶生之句先是採珠暨流毒海徼七年矣歲報珠數或七八千兩或近萬兩獨是歲僅獲二百餘兩撫按暨採璫皆疏請罷採而次年春封池之

旨下矣于是士民競稱孟公有靈故有禱輒應如此蓋還珠後又一異事也

凡事類有先兆同年曾健齋因予不附當塗貴人爲序揩雲踈議有志向直與元城先生等之句旣數年矣頃予起廢海北間關炎海瘴癘之鄉追念斯語殆天啟之乎蓋嶺外遠惡州縣有八春循梅新高肇雷化是也元城先生爲章惇所逐曾歷其七今予亦歷其七惟循州在嶺東未之到耳人生得喪豈偶然哉即此尤信

人問元城先生久處瘴鄉何以無病答以寡慾今予往返海北至再行二萬

四千里未嘗一日病亦以寡慾得之衛蘂妙
方無踰于此
丁未歲守門內豎索覲官財因毆殺之事聞逮
群閹獄以三尺重繩之有死者
皇上英斷如此乃予鄉富家豪俗往往擅殺人
或以貨免或以勢免無一償者豈國法獨可
行于
皇家哉雖然人不致討者天必討之積惡之殃
不當其身則及其子孫亦無一脫者嗚呼天

綱恢恢疎而不漏可畏也哉

古時門生故吏之誼極隆甚有見危而授命遇難而託孤者今世則陵夷矣故吏毋論即所稱門生者亦如路人過門而不入者多矣惟夫執國政操利權者聲勢可倚則群而趨之爾又有一種奸險輩倒戈反噬朝師生而暮寇讎焉噫古道殆不可復覩哉

昔有寓言糊塗儘去得以譏當時用人者予以爲未切今改之云朝廷闕一清要官政府問

誰可任者或以公選對政府曰公選之爲人也徑行而不情何可任也或以古道對政府曰古道之爲人也執一而不通何可任也或以智巧對政府喜曰智巧之爲人也我雅知之是嘗折枝舐痔惟我頤指氣使而莫予違者也爾舉是也遂以屬銓司列啓事中命下之日富貴利達之士無不彈冠相慶曰智公得路吾輩行且同升矣

數歲時家傭木工取其刀鏤一圖書爲文宗

二字徧印笥中書籍上先大人見而詰之予茫然無以對也及奉督學之
命始悟四十年前奇兆已見功名富貴天寔定之由人乎哉世之夤緣鑽刺者不死不止真可哂也夫

或問予言江陵以前爲一局茂苑以後爲一局是矣孰善乎曰江陵以前相猜相賊純乎爲已然而改臣改政而忠讜者超擢故士氣振而言路猶通茂苑以後相推相引近乎爲國

然而傳法護法而忠讜者永棄故士氣索而
言路遂塞噫此可以覘世變矣

康節詩云爽口味多終作疾保身之藥石也快
心事過必爲殃保家之藥石也古之訓誡多
矣或太文而難曉或太繁而難竟且不切日
用惟此二句明簡切當時時念之一生受用
不盡

或問士君子居官當如何曰危言危行居鄉當
如何曰危行言孫

予督浙中學政見同僚待撫按卑諂太甚殊不能平一日語次云人子事親如我輩之事二監可謂孝子人臣事君如我輩之事二監可謂忠臣同僚皆赧然有側目而視予者古以王官監侯國今之撫按其遺意也故云二監

自古迄今當國者以朝廷官爵為巳私援引親黨分據華要端人正士多不得用間有之亦不克久於是權門日富公道日壅而國事且日壞故嘗謂相臣無私人則相家不富有私

人則相業不光

嘉靖之季吳城細民潘某掘地而得舟內有金五十餘萬遂爲巨室一再傳而死亡畧盡無孑遺矣古語云掘藏之家其後必貧又云後必有殃信哉近時有鄉宦諭德溥者世家子方講學爲名高而亦以掘籍產之金敗官潛之殃猶在子孫而鄉則不旋踵焉利令智昏悲夫

昔人有咏石灰者云千槌萬鑿出名山烈焰光

中走一遭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
間予每誦此殊覺意氣飛揚

範溪鄭公有女國色也蔣選郎遵箴請娶之邪
允會鄭公求總督宣大江陵許之而蔣託故
不推賂鄭所親強委禽焉曰老先生欲掌北
門之管遵箴願補東床之缺鄭公不得已從
之于歸之日其母抱女而哭鄭公亦哭江陵
聞之曰蔣郎中大不近人情柰何令鄭範溪
涕泣而女于吳士林相傳以為笑談

劉真長云小人都不可與作緣予往往見士大夫喜與市井富兒交彼資其勢我利其有畢竟受累或至敗名檢焉乃知真長之識高遠矣抑有甚焉者縉紳家之女惟財是計不問非類宋子齊姜同穴輿臺之鬼昔人所醜今人所趨也亦可以觀世風矣

本朝理學名臣惟薛文清公一人從祀允當餘干生平少過新會晩節可鄙皆無大功于聖門而姚江則權謀術數之深者也三子之得

祀典論方諱部覆未定而
旨從中出或遂疑姚江有與援而餘干新會則
了産立公孫洩之意也予謂此國家至重典
必人無閒言然後可
予往聞之當國者不交結權閹則不能安位行
志且有叵測之禍後在都門有一太醫語予
云朝廷一言一動小内官必報之相公相公
厚酧之有一日三四至者然則所交結不獨
權閹也又聞相公若忌其同列必賄囑近侍

爲冷言嚶語以中傷之嗚呼君相非一德之交僚友乏和衷之誼而相防相傾一至于此古道廢盡矣

麟泉王公疏論陳中丞詞若婉而義甚嚴匪直臨川娰死抑亦江陵心折中有曰孟子云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以爲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直名言也益至于逢相之惡而祿去公室政在私門國命且隨之矣其罪可勝誅哉予與麟泉公交

善恂恂長厚君子也而義氣激發乃爾可謂
仁者之勇

吳之翊剛毅廉介居官執法權貴請託一槩謝絕
葢傑然孤高士也

徐維嶽議論持正數與予談當世之務及人品
之辨悉中肯綮其見卓矣或問可大用否曰
有儁才而能善用之固任重致遠之器也

先正云出處進退當內斷于心此搢紳法程也
予去湖南再去海北皆不俟終日未嘗謀及

妻子謀及朋友卽撫按二公惓惓慰留亦不顧也若少有濡忍意則不能去矣

古来小人以黨之一字傾陷君子多矣歐陽公反覆辯論足感動人主子嘗上太倉相公書云附權而黨國家不可一日有忤權而黨國家不可一日無蓋有激言之亦歐陽公未發意也而戶曹郎鄭材獻謟疏稱昔日閣臣有權今日閣臣無權意今日閣臣果無權則高大行與安譚孫三部郎孰黜之哉

予師少湖先生云有一先輩揭千字文二句于壁間各加註焉罔談彼短之下註我亦有短靡恃己長之下註人各有長有味乎其言之也吾人皆當書之座右

林居漫録卷之三終

林居漫録卷之四

前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給事御史皆國家言官也慷慨敢言謂之盡職隄縮不言謂之溺職自相臣惡直醜正而盡職者反不如溺職者之得京堂矣然向猶額內陞擢今則額外添設陞給事陞御史濟濟斌斌于太常太僕光禄尚寶京兆諸衙門甚至一官而四五人共之

祖宗朝有是哉

嘉靖間御史錢籍畜奴行刼近日給事錢夢皐附權爲奸皆值京察自度不免思先發制人籍論章考功與計疏並上奏

旨籍罪當流姑以考功法罷之夢皐論林御史亦與計疏並上奏

旨夢皐忠義可嘉着照舊供職此兩人真傾危士哉何其事之同心之同而姓亦同也特所遇殊爾

近世士大夫好講學大槩多僞高者借名畢者

媒利即依附程朱之理猶蹈襲文之假剏掇拾體尋之說益淆孔孟之真躬行君子惟少湖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涵養純粹踐履篤實辭受取予無一不由道義作止語默無一不可師法自幼至老口無過言身無過動與人交終始如一講說諄諄惟孝弟忠信事即其生平所自修自證者也予師事之二十餘年毎見眞若坐春風中又若在太古無懷葛天之世鄙吝之心自消名利之心都盡如先生

資稟其遽伯玉耶黃叔度耶而造詣則遠過之此非予之私見天下之公評也先生諱傚臣少參陽湖之子也以廷臣特薦授國子監博士

戶曹郎鄭材見趙定宇少宰駸駸大用貪緣公長子拜為弟兄稱少宰太老師深自結納曾少宰與太倉公相左有秉閽訐之若李克菴少司徒疏救不報材少司徒屬也雅不為所重又逆知少宰必去遂并論二公極力醜詆仕途中有此憸邪真可畏哉

世廟之欲考興獻也業屢示其意矣廷臣俱堅
持正論而求嘉獨首倡異議益逆其情之必
至度其勢之必趨也然猶可藉口曰吾爲
君尊親將順之道也禮既定即掛冠而去之斯
足以自暴其心而有辭于世乃陰爲蠆尾顯
吻虎口扼諸閣臣之項而奪其位然則當時
抗疏之心明倫乎千進乎方且庇彭澤薦郭
勛黨汪鋐擠夏言無一非傾險事最可恨者
允在大獄議禮時諸公相顧莫敢先發惟侯

勳攘臂曰惣要言是求言以此德之而大獄起矣時搢紳之死者戍者削籍者殆四十餘人前大禮杖斃貶謫者二百五六十人昔李振爲亂世之梟而此亦治世之梟也

崑田邢公善黃綠結納時以才稱嘗奉命經畧播州楊酋佯服而不肯出叉要郡道二公入其境酋來見壯夫千餘持長刀巨斧夾立其傍二公心怖不能開一語酋請輸金四萬贖罪邢公即奏功班師而贖金竟不輸跡

衆如故及倭寇朝鮮本兵求和不克訛政薦邢公往救而副將楊元自負其勇公倚之與倭戰大敗遁回會倭酋死其將引衆去公遣副將鄧子龍躡之亦敗沒竟以平倭大捷聞冒濫

恩賞焉嗚呼

國家之任人如此臣子之欺

君又如此豈久安長治之道哉

儀庭黃先生與楓山章先生定宇鄧先生出處

大致正同而誠心質行遂復高標亦同雖各躋九列然多從田間推擢方向用即引去都人士視三先生如瑞麟威鳳爭快覩之而竟不可常也蟬脫汚濁之中浮遊塵埃之外若三先生其人者眞古君子也予幸列黃先生門墻鄧先生則引予為忘年友惟章先生不及見而流風餘韻私心寔向往之今鄧先生已長逝黃先生又在數千里外捂人遠矣吾將安倣撫今追昔能無感慨乎

士大夫不教訓子弟不鈐束家奴而縱令暴横閭里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何以言之上天于數千百人中畀一人焉以名位爵禄豈虛也哉非以其先世積德累善之厚耶柰何不加厚而反薄之又非以其人能居官則勵風節居鄉則崇表正大有補于世道耶柰何無所補而反傷之褻天逆天甚矣以此知其刑禍之及焉必也於乎孰恵廸而覆宗疇從逆而保家天道昭于影响人事鑒于古今可不戒

哉
寧夏之變予時在兵曹見摠督魏公報疏言于
堂翁曰國家設制府正爲有急得以調發也
魏公當此大變視若小警既不聞躬擐甲冑
星馳赴討又不聞移檄各鎮協力進攻第云
已遣人持牌諭之矣此事恐魏公不能了須
擇可代者以備緩急之用弗聽自此但抄塘
報漫無石畫最後逕請罷兵防秋豈所謂老
將智而髦及之耶顧以前時延綏功受上賞

子抗疏云

朝廷既首叙學曾延綏之功亦當首議學曾寧夏之罪賞罰一明士必用命賊必授首疏入不報閲五日而魏公被逮矣或咎子魏公恭賢柰何相尼子曰國家事大何暇爲一人計哉

先大夫中雅公云文官不許封公侯制也封伯間有之而多不終如忠勤誠意威寧武功新建皆當其世失之誠意之復于

世廟從輿論也新建之後
穆廟由興援也予謂武弁自開國靖難外以功
勳授世券者亦鮮近惟李成梁一人又以納
賄閣部得之國家爵賞于是不足示勸矣
搢紳子孫上之克紹箕裘次之謹守禮法最下
則輕棄祖父基業夫祖父千辛萬苦創立基
業豈不欲傳之子孫世世勿替哉或子孫不
肖弗克負荷然能固守基業不肯輕棄猶可
撐持且有再興之望若一旦舉而棄之定然

傾覆不至為寠人乞子不止也蘇子云周之失計未有甚于東遷者也故晉宋之中葉以遷而衰漢唐之末造以遷而亡家與天下何以異焉覆轍在前殷鑒匪遠為人子孫者忍以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哉亦可省已

甲辰年予賚捧入都謁歸德相公公問民間疾苦予對曰民間疾苦無如棌榷人人能言之矣愚有二策焉上之則元老感格

聖衷開悟一旦罷免礦稅此

宗社無疆之福然而不可必也其次則選擇持
正執法不畏強禦不愛官爵者數十人撫按
各省直俾操權之豎猶有所畏忌亦須救得
一半耳公是于言因嘆曰今日不但格君難
即用人亦難也
給事錢夢皐以察去鍾兆斗以外轉皆蒙留用
時部院二公當明目張膽參之而畏
聖諭嚴切噤無一言南北臺省亦不敢言于是
錢鍾兩人相與比周恣意反噬旁若無人會

楚盤劉正郎入京補官乃抗疏劾四明當好
亂政而兵部罷主政繼之臺省亦稍有及之
者兩人始求去畢竟罷大中丞以當之最可
哂者其賀吏部燦然一疏乎既請去被察之
臺省以清仕路又請去主察之臺長以伸主
權何其悖也方自謂清平之論而識者已知
其庇同鄉之給事附當國之相公矣賀雅負
時望而一旦敗露人品貴直哉

或問衛子鮮去國說者以爲合乎春秋然乎予

曰不然有子云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忠臣義士所爲憤惋而不平者可謂近義之信歟固不待免餘之攻木門之託而識者已知其言之不可復矣小邾射以句繹奔曾使季路要之辭曰曾有事于小邾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非能由之見高于鱄也遠矣世之君子愼毋輕然諾哉

或問景泰季年于忠愍當國任大責重權之所

集禍之所起也一旦發難立一太子廢一
子俱出于群小閹寺而忠愍罔知予嘗識其
跡是矣脫使當時先有告變者忠愍聞之將
徑行其誅乎抑坐待其及乎如之何則可予
曰是正所謂處大過之時非大過人之才弗
能濟者也愚妄意以爲忠愍一聞斯謀即召
集文武百官備法駕迎
上皇御殿受朝册景帝爲皇太弟復
憲廟爲皇太子不崇朝而大事定矣噫此權也

非其人未可與也

王文成奉

命處置思田事不候代弃師而歸大臣事君之禮不當如是或謂公此時病甚惡客死之非正耳予曰古諸侯出疆卒于師正也卒于會正也豈必以終于路寢爲正哉姚江雅負道學之名宜于死生之際性命之理見之真待之定矣何至將死而昏逾也曾子云苟得正而斃焉斯無求矣姚江講書極博講論極繁

獨惜于此二句不讀不講也抑亦所謂致良知者猶有未致處耶

或問官藩臬如何曰待撫按以莊接郡縣以和惟莊故可以挽卑諂之風而且伸吾之謇諤惟和故可以消倨傲之氣而且來彼之忠益

昔人病矯枉過正夫果能矯枉矣即過正何妨乎獨惡夫不矯而甚之者

或問乙巳冬考選軍政浙福等處摠兵員缺直到丙午之夏而後推何故予曰各處摠兵員

缺必待賄賂或請託至而後推所從來遠矣此債帥所以成風也予往在兵曹嘗恨職方郎非人使得廉正者為之惟任公舉不狥私情此風庶幾少熄乎

癸卯年耆兒入學示之曰汝生于世不女子而為丈夫一幸也不蠻貊而在中國二幸也不蔽蒙而有知識三幸也不貧賤而生搢紳之家四幸也不萌隸而遊膠序之中五幸也汝儌此五幸而不思所以自立于天地間耶上

之則有希聖希賢之事次之則有揚名顯親之事語云九層之臺始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跬步汝誠有志于斯二者盍自今日始矣

凡請告終養者必親終服闋而後起補明例具在而銓部顧往往自踰之如劉芝陽江續石皆請告終養者也未幾劉公起巡撫其親固止之不得大哭而别僅數日而親卒不獲視含斂矣江公起兵備奉親之任征播

命下乃携之而去竟卒于途及事竣即籍則服

制將闕矣在二公固自虧其孝而在銓部則實奪其情匪特無以示訓且如
國家令甲何哉

世之人可與言者有幾卽可與言矣而或不可與微言卽可與微言矣而或不可與忘言求之聖門若子貢之聞性與天道可與微言者也顏子之不違如愚可與忘言者也

或問犯而不校與不報無道等耳何以不校爲大賢之事不報爲南方之强耶曰不校者無

我之柔竟置于度外不報者含忍之力猶満于胸中此其所以異也且顏子北産非南産也北方剛勝而生于北者乃能以柔克是超于風氣之表者也南方柔勝而生于南者不能以剛克是囿于風氣之偏者也亦其所以異也

世廟閱海忠介疏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云這畜有比干之忠但朕非

紂也留中者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票旨華亭擬以毀謗君父決不待時傳首天下常熟力爭乃改擬秋後處決

上從之是歲以

聖壽六袠停刑至冬晏駕忠介得免噫容悅之臣可與事君也與哉微常熟救解忠介且爲揚焦山之續而

世廟再蒙殺諫臣之名矣或問忠介免而焦山不免何也曰古不云乎犯上干主其罪可救

乖忤貴臣禍在不測

漢楊太尉郤暮夜之金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至今以爲美談凡稱揚清德者必引之至唐之賢者則曰吾性不受饋非畏四知也加太尉一等矣雖然畏而郤暮夜之金何如不畏而受白日之金當此賄賂公行之時得一闗西夫子其人吾欣爲執鞭焉唐賢失記姓名當考之

芷菴楊公以尚寶丞家居足不入公府地方諸公初任使人投刺而已予爲貴溪之二年公

角巾野服操扁舟訪予于信城之河干一見
如舊相識自此數數會晤交淡而情真毋論
古今學術未嘗不發明也公簡朴清介有古
君子之風今官少宰不携家寓公署中無待
懸魚而苞苴自遠矣乙巳主京察首揆以私
人錢夢皐張似渠輩託之皆見黜其持正類
如此

予為貴溪真人張國祥僞造

御寶假官假勅之關中賈蘇事發奉

旨行江右撫按勘問予應鞫其狀甚確具爰書

當國祥與其本生父各斬而撫院曹公大埜

故江陵客嗾論新鄭者也駁問再三謂孫憲

長該縣堅不易招即當參之予上牘云官可

罷三尺不敢廢腕可斷一字不可易曹公大

怒然無如予何徑自改國祥不知情且題滔

天之惡常刑罔赦竟以賄賂漏網孰任其咎

哉

御史房寰論海忠介或咎之則曰乃鍾掌科從

慂我耳鋸開而矢之仲曰我若從慂房心宇論海剛峯當口上生疔死未幾鍾轉少參還家啟生一瘡頭腫如斗呼號兩晝夜而死又有李進士者在學時為楊中丞二弟士謙且覓力士擊其嫂左額殺之二弟及力士皆伏法而李獨漏網壬辰登第左太陽忽發疔不可忍醫以刀刮骨破髓出乃死此兩人專其應如響誰謂無鬼神哉陸名宇淳李名尚袞皆雲間人也

徐州控扼南北水陸奏集宋曾淮泗間一大都

會世當周之末衰假王首僭天子朝同列而項羽徧置諸侯王自都彭城英雄之見卓矣至如開創暨竊命之主如漢高劉裕蕭道成朱溫皆發跡于此而元季群雄倡亂亦徐之隣境也故以形勢論則天下之腰脊處也以漕運論又國家之咽喉處也關係要害如此愚謂當升州爲府除豐沛蕭碭原隸外另割南直山東附近州縣以益之選精壯軍兵三千名設參遊一員協同兵備道統率訓練

而以總河大臣兼提督軍務移駐焉則腰脊咽喉之處巨鎮屹然可以壯山河金湯之險可以杜奸雄窺據之萌豈非今日計安急務哉或者病養兵多費則未聞以四海之富而難三千之餉者也亦未聞欲濟大事而猶惜小費者也且徐土廣漠可置屯田昔之名臣尚可行于羌中何況內地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固先王已試之法也

怀居漫録卷之四　終

林居漫録卷之五　　前集

古吳松鞠主人伍袁萃撰

嘗定公時上陵下替極矣故夫子因問而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以禮者操乾剛之柄而約其臣以品節之閑也以忠者竭坤順之誠而待其君以分誼之安也晏子論馭臣之禮而曰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左氏稱相君之忠而曰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正此意也

搢紳宦游善地惟江右為最其士民有公論不
枉、、予為貴溪六年應
内召士民遮道扳留久之乃得去旣入兵曹卽
以終養歸且五年矣而士民猶追思不忘數
百人徒步之豫章乞去思碑文于洪陽相公
時公以少宗伯家居也予浮沉二十餘年近
起觀察海北過貴溪而父老子弟相攜持而
來迎者纍纍不絕于途至縣則填衢塞巷轍
不可行黃童白叟無不爭先而快覩焉無不

相聚而擻呼焉子何施于人而人德之惟是
六年間未嘗斃一不辜之人亦未嘗取一不
義之物耳設使當時有大造于地方則其思
慕而傾向之也又何如哉此可見士民之有
公論而風俗之厚亦足徵矣

或問達觀一方僧耳何術能動諸搢紳而爭師
之予曰此易知耳陸平湖首師達觀而諸搢
紳見平湖之方向用也遂群而師之非師達
觀也師平湖也及自太宰罷歸而搢紳之師

逹觀者皆叛去開□一名士生則敬事之死則□□爲之且以不及明正典刑爲恨則當時趨附□情可知已曰然則何以能動太宰而首師之予曰難言之矣難言之矣

或問徐孺子人問國家事不答今予林居矣予國家事猶亹亹言之毋乃非明哲之道乎予曰唯唯否否孺子處亂世遇暗君故其言遜予處治世遇明主故其言危各當其可而已且孺子隱士也

予嘗從大夫之後任風憲之職者也茲雖不
吾以能置國家事于度外耶予比而同之過
矣
沈巑之令册徒以浸潤繫上方齊主召問之對
曰臣坐清問清何以坐曰無以承奉要人問
要人爲誰巑也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
郎皆是嗟乎世不乏赤衣郎亦不乏承奉赤
衣郎者何惟乎坐清者多坐貪者寡也清者
縱或不坐沈下位棄外僚矣貪者豈但不坐

蹴要津躋膴仕矣誰秉國鈞而令若是嗟乎廉吏安可為忠臣空自苦彼袁赤衣即遺臟在千古

唐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與別未幾夷簡薦晦為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予未嘗不兩賢之也而李公尤得古人舉讐之意焉若在今世則此風衰矣

昔之詠蠅者有云奸人之魂佞人之魄潛變不

散托蠅寄跡嗚呼噫嘻奸佞之罔極也生既附勢死復趨炎變易黑白天性固然取彼邪人有昊是畀殲其種類忠賢吐氣丙戌冬有感

蘧伯玉耻獨爲君子乃世多有不耻獨爲小人者如含肉以許同列獻栝以殲相孫憸佞用心千載若一吾何以卜世風之替哉以此

劉善明云在家當孝爲吏當廉子孫楷式足矣予甚愛斯言士大夫不孝不廉豈但子孫無楷式而禍敗且隨之經曰事君不忠非孝也

故世有位跡公孤榮封祖考而政以賄成名
以貪著亦豈顯親之孝哉

予聞一廉正君子輙有瑞麟威鳳之思焉聞一
貪邪小人輙有毒虫猛獸之思焉蓋天性如
此業已成癖矣曾健齋嘗戒予云凡是端品
第嫉惡心太猛古之君子處濁世而禍及焉
多由此耳予甚服之曰凡言吾藥石也今健
齋物故久矣安所更聞藥石之言乎

姚江講致良知之學其徒簸弄敷衍無一篇文

字不入其說共相誇詡以爲發千古之秘獨
不聞之孟子耶人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是
良知二字孟子之唾餘也凡有四端于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是致良知之說亦孟子之
唾餘也拾人唾餘爲已秘寶可乎哉且姚江
嘗云無善無惡心之體知者心之知也心既
無善知安得良然則姚江本心猶未識也一
生講學祇空言乎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中主之陋言也而今爲巧

宦之捷徑好官自我笑罵由人邪臣之醜談
也而今爲希寵之要訣噫端人正士難乎免
于今之世矣

或問程子云權即是經而朱子以爲亦當有辯
何以辯之曰權即經之妙用也不泥乎經亦
不離乎經泥經非權也離經非權也非天下
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

或問考諸古訓但言貪利而王子晉獨言貪禍
但言求福而孟子兼言求禍人即至愚禍在

思避而貪之求之耶曰而不見夫倚氷向火折枝舐痔乞墦登壟若蠅之聚羶若蛾之赴火不死不止甚且利纔到手兵已在頸非貪之求之耶更有甚焉鹿臺鉅橋爲聖王積也瓊林大盈爲大盜積也雖高拱五位奄征四海而巳自納于咢擭陷穽中矣非貪之求之耶

或問執中之旨自帝堯發之而舜之用中湯之建中皆是義也至夫子則曰中庸何昉乎曰

書以天之降衷爲恒性詩以民之物則爲秉彝中庸之說有自矣若所謂時中則夫子自得獨見之言也孟子云執中無權猶執一竊時中之妙矣又云孔子聖之時竊聖德之妙矣

朋友居人倫之一等于君臣父子而人多忽視之伐木之風微而金蘭之契薄朝矢暮食覆雨翻雲凶終隙末豈可勝道哉雖謂世無朋友之倫可也嗟乎輕去相位罔窮交之戹者

寧受其困執義先公有古人之風者卒全其孤斯固希世之高誼也而今其可冀乎

聖門之學莫大于求仁論仁之旨莫要于克復敬恕然皆有所本克己復禮仁也古有志矣夫子衍之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前有聞矣夫子衍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夫以大聖人論大學術而猶不敢作聰明如此故嘗自

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素隱行恠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近世儒者務反前賢之說炫奇弔詭以求勝焉偶有一得即嘵嘵誇詡獨抉千古之秘是誠何心哉

江陵丁外艱臺省議以公疏留之臺中序當吳侍御任菴爲首引疾去而趙少宰定宇以論江陵奪情削籍兩人同榜士相引重遂締姻焉既而江陵勢日張侍御告滿當入京初心頗攺差按八閩過吳門少宰載酒殽候之侍

御不肯登舟強之乃登酒三四行卽起曰兄可遠我勿近也趙怒返其聘幣而絕婚焉越十餘年吳子已別娶會太倉當國少宰以議論伉直得過而吳子之疏上矣于是給事張貞冠御史陳最望風劾少宰罷歸而最尤極力醜詆予時為兵曹郎不平抗疏論太倉不持公論不恤人言且指最為向火乞兒太倉怒甚中諸公皆怒而予素行斤斤卒無如之何閒數日最補外則顧涇陽在銓部力也

予上疏之曰李克 亦有疏救趙相遇于朝
各問故克菴笑曰可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矣李時爲少司徒予素交也
自言利之說行而採権之暨徧海內皆如嵎虎
添翼而楚之陳奉爲尤撫按諸公依阿洪涊
莫敢爲民請命予不愛官爵以爭之馮慕岡
僉憲不愛性命以爭之予幸超然縉繳外而
慕岡竟中其毒繫
詔獄五載得出遽以病終天之報施善人何如

哉

予少時閱時論見愛日題一篇中云前日之日已往而不可追矣今日之日將去而不可留矣明日之日又來而不可却矣讀之矍然匪特可以惕人子養親之心抑亦可以激學者讀書之志遂書座右以自儆焉

予任武庫前司職專清軍嘗請于本兵

國制有一名軍必有一名糧今天下缺伍數多其糧安在當即以召募土著勇壯者充之勿

行原籍勾補因陳勾補五害召募五利本兵善之批予牘云據議軍不勾而兵足餉不加而食足大有裨于軍務候咨各督撫會議題行繼而督撫俱稱便會予遷秩而本兵有東征西討之警遂不果題識者惜之

欽州之南地曰防城與交趾接壤蓋前代貢道也商賈私互市焉而歲歲苦寇韓襄毅公治兩廣始設哨官一民兵百以守之而寇衆不能禦也近時添兵五十亦不能禦也予觀察

海北乃倡築城之議會曾齊擇行不果及復任則撥有司相度形勢揣量高卑請于制府而百堵興焉石取諸山灰取諸蜆夫匠之費止三千金而有司患帑竭于多方厝處又以本道廩給二百金益之經營有緒而予解組北還期年而當事者來告竣事予叨起廢竊祿無補而此舉成數千年未成之業屹然雄鎮控制華夷似于興寄有少裨云

徐孺東在諫垣時疏請開西北水田自畿輔始

會與李去菴視傳侍御死杖觸江陵怒謫外

予令貴溪公方守制每見輒慷慨談當世務

又以道義相切劘予雅重焉時多當員通而

予操三尺甚厲群小咸尤之而公獨是之曰

御史民當寬可槩施奸人哉江陵敗起擢符

卿兼憲勑董畿務水田事業有成緒矣而王

侍御之棟以桑梓巨害論之遂請告歸公高

標遠詣君家有澹臺子之風君宦有范文正

之抱而嘗其志以殁君子惜之且也水田一成

匪直可減東南之漕儲抑亦可富西北之民隷萬一徐淮有警咽喉雖哽而心腹自充關繫大矣而當國者竟乏主持尤可惜哉

胡其者吳之賈人也嘗賈于南粤誘一寡婦并二婢以歸至錢塘江婦聞有正妻在投江死二婢隨溺焉其素佞佛數延方僧名守恒者誦經忽爲官司攝去則江湖中盜魁也其以酒肉餉之獄中僧寄語之曰汝待我厚我有銀二萬藏某處可取之以半救我以半謝汝

某如其言果得之而重賂獄卒囊米壓其口而死未幾某愛妾有娠分娩之夕某起拜佛則見僧踉蹌而來某大呼僧已趨入妾室中聞呱呱聲矣視之則男也某怖甚令勿育而妾抱持之乃止及長而容貌聲音宛然僧也親友皆以四和尚呼之輙應而自號恒岳蓋某先有三子長縣令次別駕次上舍甲戌春恒岳送姻家喪邀三兄偕往至中途遇大風舟覆三兄皆溺死而恒岳獨全夫某溺殺三

婦而竟以二子償之又假手于似僧者鬼神
巧妙靈顯若此爲惡者得無濯哉

繼山錢主政大司寇景山公之嗣子也天性孝
友事司寇公曲盡承顏順志之道既登第即
給假歸省日依依膝下當選亦不忍行司寇
公強之至中途復返待諸弟友愛極篤生平
未嘗言人過待親友無不從厚歎與同窗同
年上公車往來之費皆獨任己丑吳中大饑
道多殣出見之必使人埋之而後去爲水部

郎管臺基廠歲可何常例數百金悉卻弗受都人士甚重之予因與締姻焉司銓者欲優擢之會病卒壽止四十有九嗟乎天不憖遺奪我良朋如之何其勿思也

水函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此養生之妙訣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此養生之切戒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誠寡則珠常函玉常韞神不竭而形不敝矣即長生久視可也

近世搢紳先生及青衿之士無不媚竺乾之熠而塞洙泗之源樹姚江之幟而張紫陽之孤者吾道不絕如綫予甚憂之在武庫時閑局多暇撰崇正編二卷上卷專闢佛教之謬下卷專闢王說之謬竭三年力幾十萬言草方就同年孟雲浦見而是之曰兄孔朱忠臣也弟請卒業焉因袖去未幾雲浦以忤

旨歸予索之則曰手錄未竟有便羽當寄兄耳繼而予觀察浙中雲浦歸不久而物故且無

予此編竟失所在今追憶之不復成章矣姑
記其大指如此
予嘗謂求清節之小臣易求清節之大臣難而
秉志未堅末路易改則大臣之真清節者尤
難也近時諸大臣以清節名者若裕春袁公
心穀陳公並菴揚公皆予見而知其真者也
若月林丘公寅所嚴公剛峯海公皆予聞而
知其真者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
私心向往之矣

曹吳令自守嘗戒百姓云餓死勿做賊氣死勿告狀此格言也以此爲訓而民能從之官府之刑罰可省矣予往往見爭訟者起于一念之忿而多至傾家甚且隕命故易于訟卦諄諄致誡即以訟受服亦不以爲貴故予爲之說曰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敗家之事非一而好訟者必亡

于忠愍當

大駕蒙塵虜騎充斥之日而固守京城備禦彊

場其功大矣顧有三當諫而皆失之翠華既返獼麈傍擁一當諫南内幽居崇奉久闕二當諫前星已曜青宮改卜三當諫以委任權力重臣而值此三大事失此三當諫使

上皇召而詰之其將何詞以對西市之行宜矣乃誣以迎立襄藩則殺之不以其罪也

或問王荊公爲相當時以奸邪目之聊翁何以列之名臣予曰荊公有二事非今世相君可及公一日在政事堂聞朝士有呼李憲字者

即黜之罷政歸貧甚出入乗一驢從一青衣而已近世相君在朝則權璫近侍不支結不固其寵居家則田宅輿從不富麗不快其心廉正若荆公希覯哉列之名臣非過也

嘗聞受人恩而不忍負者爲子必孝爲臣必忠近世士大夫讀聖賢書以發其跡榮其身受恩不既深重哉而即倒戈以攻之曰釋迦之教高于孔孟也曰姚江之說過于程朱也如此負心人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

嘉靖中葉吳城惡少年三五成群暴橫閭里巡撫見海翁公檄有司治之而長洲令郁東伯捕七十餘人下獄其黨破獄出之焚縣署執東伯妻偏淫之又焚撫院翁公與東伯皆走免東伯嘗令慈谿寇來棄城論死夤緣改調而貪婪殘虐一方側目至是以激變削籍士民快之

林居漫録卷之五終

林居漫錄卷之六　前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問人之無才者多爲世所弃有才者多爲世所忌何處而可曰孔子云乎吾將處于才不才之閒矣是故時而龍飛時而蠖伏時而鬬女時而賁育（其閒妙用非聖人孰能處之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龍宗武者泰和人以貶郡司理轉江防二守鬱鬱不得志會有倭海忠介疏論江陵奪情事相傳宗者宗武以爲奇貨可居也多方偵之

而宣城諸生吳士期慷慨好奇節嘗草書欲
上江陵未果宗武即指僞跡爲士期筆寄白
操院胡檟亦江陵黨也聞之江陵復書云可
即寘之死勿題於是宗武笞士期數百不死
閉之空舍至食衣襪乃死宗武由是躐少叅
且陪推巡撫矣江陵敗臺省論宗武求戍廉
州時王大理麟泉請用姦黨律斬之不報予
居恒壯王公之讜論而恨宗武之漏網也及
起海北詢宗武則着伍僅兩月逃矣乃移檄

江右湖西道捕之宗武素驕氣盛見予撽有昔辛脫兩觀之誅今復逅三苗之竄批鱗義士尚尊君命而投荒舐痔邪臣反藐國憲而雜伍等語且恐且憤遂發狂疾號呼奔走自投厠中食穢物醫治罔痊一日大呼海北道來拿我繞屋而走其次子覩之忽拾地上鐵椎擊碎其首死而宗武亦仆地久之乃甦抱屍大哭曰孰殺吾子家人語之故竟弗知也而狂疾亦不復作矣宗武四子惟此在學有

名噫豈非天哉食穢物者食衣穢之報也殺已子者殺人子之報也而吳生好秀才龍子亦好秀才又正相當云

邇來銓司曲狥人情事多破格如朱存敬大叅即于叅効䟦中調貴州顱襟寓方伯即于敘功䟦中陞太常粵西缺廵撫推八省左轄餘五省特以新任俸淺故不與耳此皆從來未之聞者殆所謂君有短垣而自踰之耶乃臺省竟不糾正何歟

市人楊某販藥致富嘗因索債毆死馬某馬之妻訴縣而周吳令杖殺之一子纔數歲亦杖殺之當時但咎令聽之不聰刑之不中而莫知其故也越十載而楊之長子中鄉試人多訝之無何而楊某病忽作馬某語曰汝逼債殺我又送周知縣銀五百兩殺我妻子絕我嗣汝速將次子改我姓奉祠我姑寬汝其家不從而楊某苦楚特甚始從之病少間復曰汝我讐也我子豈可與汝同居移之別室乃

可亦從之又曰汝殺三命不可不償言訖而死噫可畏哉殺人之惡能逃于王法而不能逃于天理貪官之迹能掩于昭昭而不能掩于冥冥可畏哉

新建處田州事苟且塞責豈不取輕于蘇受而貽笑于蠻夷哉後日之叛基于是矣或謂新建平逆建大勳勞今何遽謂田人勢熾未可猝制也曰逆濠一乳臭子耳其黨皆湖中劫盜也新建從上流乘空誠如拉枯朽巢穴巳

失會遑返聞一恒人能克之蘇子所謂虎方捕鹿羆擬其穴擠其子虎必置鹿而返返則碎于羆明矣正此謂也勇于制反王而怯于制叛夷其才畧不較然乎

嘉靖初給事陳洸道諛取寵淆亂國是奸佞之尤進業已補外覥顏復入直所謂笑駡由他笑駡好官還我爲之者士風至此亦可哀已

安仁冒捷徑躐相位君子鄙之獨其論新建聚徒講學之謬則確論也

議禮議獄大小臣工眨黜戍杖斃朝署幾空
從來權奸竊柄流毒縉紳未有若斯之甚者
嗚呼議禮以阿主上君子猶惡之況議獄以
阿倖臣哉

華按
世廟潛龍時稔知鎮守內官之横故元年從户
部尚書孫公交之請已裁京通諸倉監督矣
未幾給事中張公翀請查革鎮守雖不卽允
而

上心已動既而悉行裁革焉此中興
聖主第一英斷也丈大綸乃歸功永嘉不亦謬
歟嘗考永嘉所自爲傳歷叙生平如大禮大
獄之類詳矣而獨無一語及裁革鎮守事非
其明驗耶
聞之先大夫云張桂性俱陰險議禮諸臣草疏
伏闕撼門爲首者兩人以密揭奏聞故皆獲
重譴李福達之獄亦以密揭先白枉狀故
上即命兩人主其事而公議遂詘草廷評所謂

左右險壬之政指張桂言之也時郭勛方有

寵于

上故張桂力排公論而護持之如此噫不忍于

逆賊一人之命而忍于朝紳數十之命乎

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稱號必極其尊禮樂必極

其備然後崇報之典斯稱焉故自大牢一祀

而萬世王祀不絕非過也

世廟間永嘉建議易王爲師蓋謂王猶藩國之

王師則帝王之師似以無上之尊尊之矣郤

又以諸侯之陪臣不當僭天子之禮樂八佾降而爲六籩豆在成均則降而爲十在郡邑則降而爲八是何與稱師之指相刺謬也是名尊之實卑之也予嘗疏請稱號從先師禮樂仍天子備一代之典垂萬世之規章下禮部而朱儀制敬循竟置不覆惜哉　當求嘉建議時華亭爲編修上疏爭之詔外穆廟初華亭當國竟不聞改正之請何心也如謂已奉

先帝昔業可改歟則姚江之爵嘗以門生之故復之矣豈新建之功反大于孔子之功哉豈一時之師反重于萬世之師哉

古諫官上疏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所以重言路也而近時則輕甚矣論疏方上辯疏隨至辯而復論論而復辯紛若聚訟即元老大臣亦然韓安國謂田武安曰魏其毀君君亦毀之辟如賈豎女子爭焉何其無大體也今以元老大臣而自同

于賓暨兒女子辱矣且不待罪而強辯[illegible]
無禮抑且無君矣
賢者或有微過則曲爲之諱不肖者或有片長
則亟爲之取此君子長者之道所以成人之
美而引人于善者也
予與王濬生同梓里且爲舊僚而未嘗相識也
濬生在銓曹時徧見諸公必推轂予頃賓捧
謁一齋温大中丞曰吾慕公久矣一見若故
知聞亦爲濬生過譽而大中丞過聽之也夫

為國得賢之風邈矣間有所游揚非素交即利交耳潛生乃及于不相識者真可謂抱獨知之契者矣殆當于古人中求之而今可多見哉

陽明在西湖林隱寺講學一日及中庸力詆晦翁之說至于切齒拊膺有一老僧在坐問曰公爲秀才時曾依朱說作文否陽明曰此國家設以取士者安得不從曰當時何不自用已說曰若自用已說則不得中式矣老僧笑

曰然則文公講解是公實筏若滸雖已渡宜可便弃耶陽明默然有慙色予少時偕于金陵有一老僧翁姓若餘姚人也語予如此予曰是正謂所謂渡江念千聲佛到岸羨老僧叟者也

世廟以來吾郡城中以廉介名者若王陽湖少叅陸玄洲尚寶金水崖憲副王西室銓部及我先大父寒泉太守之五先生者皆挺然玉立塵埃之表而先大父又以建言廷杖直聲九著若朱秋崖中丞表裕吞宗伯已躋膴仕而殁之日家無餘貲清風高節更令人景仰

云

鄉飲酒之禮自古重之我

高皇以此旌別淑慝樹之風聲尤注意焉非年

高有德者勿與非以禮致仕者勿與近時則

貲郎雜流考察罷閑者無不與矣丁未春有

居某者故吳縣皂隸也多行不義致富而闒

茸羞與爲伍乃厚賂府之署篆者而儼然列

之賓位焉噫濫觴一至此乎豈國家所以化

民成俗者固貪官納賄之資耶抑奸人借重

之物耶予謂此禮徑當裁革毋汚
朝廷之典而辱縉紳之士也
汲長孺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阿意
順旨陷主于不義乎斯言也薦世大臣座右
銘也頌
主德未宣　廟圖多炳而二三元老默默端揆
容容台席引炬專稱于文靖補衮希覬于仲
山豈
至尊可獨憂社稷耶嗟乎矯矯長孺古之遺直

九原可作罔鉉藥石

國家學政屢經條議至詳悉矣而猶有可議者各省督學當照兩京例差內臺然後可否則撫按之撓越僚友之傍撓未必無也各省直學差當照屯田例限以三年報滿候代復命然後可否則陞遷之靡常歲考之久曠未必無也又須妙選學識純粹操履清潔性資剛執者然後可否則帷誕之收苞苴之入與夫養驕護短以壞士風者未必無也此丁學政

關係最大而當事者顧置不講何哉

予初聞克菴李公誼甚高視傅侍御廷杖謫宮
業已心重之癸未入計辱公先施與語便懽
洽共恨相見之晚遂定交焉予應
召得郎署公大為不平而以薦賢啓當事者公
病予視之則見其臥布被中不施帷帳蕭然
一室嘆服者久之及予終養歸數年起佐曹
則公已佐大司農躋九列已而猶然以素交
遇也未幾轉少司馬則予為屬吏而亦猶然

以素交遇也本兵欲推李寧遠子為總帥予以去就爭之公喜曰李氏太盛正當早裁抑之猶可制也公貌朴心貞而緇衣之好出自天性惓惓篤至居然古人之風矣

丁丑同榜有論座主者予聞而嘆曰世不乏長者雖盤飧必報亦不乏儉人即君師且讐或問座主不可論歟曰可必也關繫宗社安危綱常絕續然後可

國家至公至重之典無如設科取士先朝大臣

固有千之者而未濫觴也濫觴自江陵始而
辯者與論者且兩持莫決
永陵將諸城二子登第被黍
上若曰鑾旣爲輔臣二子雖有軾轍之才亦不
宜並進大哉
皇言乎足以昭公道而杜辯口矣愚意當著爲
令見任輔臣子孫弟侄俱不許入鄉會試去
位乃聽如此則才者得以自見而不蒙冒進
之譏不才者無以自達而不妨登明之路卿

端揆元老亦何至與二三小臣交口爭辯以傷大臣之體哉或曰端揆元老朝廷以心膂寄之而不可疑也若曲爲之防是疑之矣曰三品以上京堂子孫弟侄不得入臺省令甲具在豈亦疑之歟

玉峯同時有兩士　焉張可菴以清介著而門無雜賓居然有名士之風諸景陽以直亮顯而疏劾邪臣卓然有烈士之槩今可菴已矣蓋棺論定矣若景陽迴翔來何衆庶不與是之甚

也吾以此知處世之難焉將默默自完歟則寒蟬之誚起將嘵嘵好辯歟則鳴鴞之刺興我居于燕人且以爲污我居于直人且以爲訐是故修己者務内省不求觀人者嘗戒惡必察

梁溪一邑而諸君子萃焉顧涇陽充養完粹學問深純葉玄室恬淡寡營清修絶俗顧涇凡安我素高景逸劉楚璧皆志操超卓而直言讜論足以定國是補衮闕斌斌然盛矣涇陽

嘗約予爲東林會而再以病阻昔人有尚友千古者而予于諸君子乃靳一堂之晤豈人生遇合亦有數耶雖然神交與面晤固無二也

語云雖有挈缾之智守不假器故自斗秩已上吏各有職司毋相越也何况冢宰統百官均四海權尊任重而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哉迺來司道陞調多聽之撫按在撫按爲侵官在冢宰爲失官兩者皆罪也且司道之推一

正一陪推

上所命誠重之也今乃單題單覆取必乎

君臣獨輕方面官抑亦無人臣禮矧司道之奉

承撫按可謂極矣而陞調之權又復屬之望

其爭是非爭可否以共濟國是也豈可得哉

狄梁公嘗謁其姊曰甥長矣可令來見吾當官

之姊曰止生一子終不令事女主爾梁公大

慙而去姚廣孝既佐

文皇靖難歸省其姊姊拒不見使婢語之曰做

和尚不了可是好人姚亦大慙而去噫若爾婦人者皆有烈丈夫之風哉

林仲山忠實清貞蔚有古風與其兄宗伯相友善聞宗伯病甚言于直指求歸不允拂衣徑去家食十五六年後起于嘗共事浙中而重其品之高也不敢雁行焉然公坦衷率行直指雖使皆嫵之潛覓其短而不可得今列九卿尊顯矣仕途若公雖久淹竟大伸彼務為速化者陋哉

林居漫錄卷之六 終